
人口原理

[英] 馬爾薩斯著

內部讀物

商務印書館

人 口 原 理

[英]馬爾薩斯著
子箕、南宇、惟賢譯

內 部 讀 物

商 務 印 書 館

1961年•北京

T. R. Malthus
AN ESSAY ON POPULATION
Ward, Lock & Co.
London, 1890

内部讀物(甲类)

人 口 原 理

[英] 馬尔薩斯著
子箕、南宇、惟賢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刷

新 街 口 装 订 厂 装 订

統一書号: 4017·28

1961 年 3 月初版
196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¹/₃₂
字数 473 千字
印张 18¹/₁₆ 插页 4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9) 2.90 元

馬尔薩斯《人口原理》批判

李 宗 正

(一)

《人口原理》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馬尔薩斯的主要著作。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

馬尔薩斯(1766—1834年)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牧师,1798年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一书。由于这部著作在必要的时刻说出了英国资产阶级要说的话,因而受到了他們的极力贊揚而名噪一时。为了报答主子的恩寵,这个卑鄙的牧师进一步把他的小册子重新加以装璜,“着手把各种皮毛地編制的材料,塞进旧的构造中去,并加进一些非由他发现,不过由他拼凑在一起的新材料。”^①经过一番伪装之后,1803年,馬尔薩斯用真名发表了第二版的《人口原理》。在他手中,这部反动著作前后出了六版之多。

馬尔薩斯的《人口原理》是在欧洲大陆和英国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出現的。十八世紀下半叶产业革命使英国广大的手工业者陷于破产,沦为无产者。与此同时,在农村中,从十五世紀末开始的农业革命也达到了高峰。圈地使农民群众失去了土地,流落到城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虽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迅速发展,但是从手工业和农业中排挤出来的劳动力,仍然超过了大工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大批劳动者找不到工作。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本家对工人的殘酷剝削大大加强。新的工业装备使资本家能够广泛地雇用妇女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5頁。

和儿童参加生产,降低工人的工资,延长劳动日,提高劳动强度。日益应用和改进机器的结果,使工人完全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同时使愈来愈多的雇佣工人被抛向街头,变成过剩人口。总之,十八世纪末的产业革命与农业革命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了统治地位,替资本家带来了巨大利润,但是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却陷入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境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与斗争显著地暴露和发展起来了,到处发生了工人反对机器的暴动,饥饿与贫困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1789年法国革命给英国劳动群众带来了新的刺激,革命情绪迅速地高涨。虽然英国统治阶级用血腥手段来压制劳动人民的反抗举动,但是恐怖与迫害不能消除由产业革命与农业革命所引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从1793年开始的对革命法国所进行的反动战争,也没有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反的,由于它加深了英国经济和财政的困难,从而使人民生活更加恶化,不满的情绪更加增长。在整个战争期间就连接不断地发生了罢工和骚动。制止日益增长的反抗运动,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灾难进行辩护,就成为英国统治阶级面临的迫切任务。

在十八世纪末英国劳动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中,葛德文的政治学说和社会思想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葛德文(1756—1836年)在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影响之下,于1793年发表了《政治的正义》一书。在该书中葛德文从唯理论出发,攻击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宣布财产私有制造成了人类的贫困和罪恶,违反了人类的理性和普遍幸福的原则。葛德文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建立产品公有制,以消除贫富悬殊的现象,使人类回到自然的平等状态。虽然葛德文同情法国革命,承认革命暴力不失为建立新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段,但是他从唯理论的观点出发,更加强调理性的作用,在他看来,只要唤醒人们的理性,那么私有制就可以随而自行消失,自由的新社会就能够

实现。在《政治的正义》問世一年之后,出現了法国康多塞的《关于人心进步之历史考察》,此书同葛德文著作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于1795年譯成英文,流傳于英国。

虽然葛德文等人的改革論純然是空想的,但是葛德文关于貧困与罪恶淵源于财产私有制以及主張廢除财产私有制和建立平等社会的思想,在当时却是吸引人心,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正因为如此,所以它被英国統治階級視為十分危險的思想,处心积虑地要加以扑灭。馬尔薩斯的《人口原理》就是适应英国統治階級反对当时群众革命运动和葛德文的改革論而产生的,它为资产階級統治作了最无耻的辯解。

馬尔薩斯的《人口原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它不过对于德福,斯杜亚,湯生德,富兰克林,瓦拉斯一輩人的言論,加以小学生样淺薄的,牧师样改头換面的剽窃。里面沒有包含一个創造性的命題。”^①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譯本书名为《人口論》)中,馬尔薩斯的全部謬論不过从两个空泛的前提出发:“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現狀。”在把抽象的人口和生活資料問題当作出发点之后,馬尔薩斯武断地宣称:“我的公理一經确定,我且假定,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資料力,是无限的較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級数率增加。生活資料,只以算术級数率增加。”但是,“按照人类生存必需食物的自然法則,这两个不平衡力的結果,必須保持平衡。”“自然,用最濫費最自由的手,在动物界植物界,撒布生命的种子。但育成此等生命种子所必要的場所与营养,它却比較的吝于給予。这地上含有的生命的芽,若能有充分的食物,充分的場所供它繁殖,数千年,就会充塞几百万个世界了。但自然法則的必然性,将限制此等生物于一定的限界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4頁。

之內。……人類雖有理性的努力，亦不能避免此法則。在動物及植物的場合，這法則的結果是種子的浪費、病害及夭折。在人類的場合，是貧窮與罪惡。”（第1版第4.5頁）在第一版《人口原理》的第七章中，馬爾薩斯把所謂支配人類命運的永恒的人口自然法則，歸結成三點：“人口增加，必須受生活資料的限制；生活資料增加，人口必增加；占優勢的人口增加力，為貧窮及罪惡所抑壓，致使現實人口得與生活資料相平衡。”（第1版第43頁）根據這種無恥謊言，他得出與葛德文相對立的結論，認為貧困及其所引起的災難與罪惡不是產生於社會制度，而是由於人口增殖超過了生活資料的增長，因此任何社會制度的改革都不可能解決人類社會的貧困與罪惡的問題。他說：“對於這貫通全生物界的法則的重壓，我看不出，人類能有何種方法可以避免。任何幻想的平等，任何大規模的農業條例，也不能除去這法則的壓力，甚至要把它除去僅僅一世紀，亦不能夠。要社會上全體人的生活，都安逸、幸福，而比較閑暇，不必悬念自身及家族的生活資料如何供給，那是無論如何亦不可能。”（第1版第5—6頁）馬克思說得好：“馬爾薩斯的特点是思想極端卑鄙，——只有一個神甫才肯這樣卑鄙。他認為人類的貧困是人類的墮落所受的懲罰，並且總是說‘塵世汨谷’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他想到他所得到的優厚僧俸，借助於宿命的信條，認定逗留於汨谷極有利於‘慰借’統治階級”。^①

第二版《人口原理》由於堆塞了許多被歪曲了的實際材料，篇幅比原來的小冊子大了幾乎三倍之多。原來第一版書名為《論人口原理和它對於社會的將來改革之影響》。附關於葛德文康多塞及其他作者的臆測之評論，第二版則改為《論人口原理或人口在人類幸福之過去及現在影響的見解》。附預察關於解除或減少人口原理所生之禍害的研究。在內容上，馬爾薩斯在第二版中除了重複人口增長超過

①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2卷上冊，參閱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295—296頁。

食物增長的反動論調之外，又偽善地對妨碍人口增長的因素，增添了所謂“道德抑制”一條，宣傳只有勞動人民節制生育，才是擺脫貧困的唯一道路。他說：“貫徹本書全部，和前一論著比較起來，我在法則上有一個大不相同的想法，就是認為有另外一種對人口抑制的作用，它既不屬於惡習，又不屬於苦難；而且，在本書的後半部里我致力於使我在第一篇論文里所作出的某些最苛刻的結論變得緩和了。”（第6版第5頁）其實，在第二版中，馬爾薩斯更加惡毒地攻擊勞動人民，叫囂無力贍養子女的人不要結婚，否則“自然法則”就要加以懲罰。

當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第一版出現的時候，英國濟貧法還是依據舊的原則，規定貧民應該在他出生的教區領取救濟。十八世紀下半葉，在失業人數激增和麵包價格上漲的情況下，濟貧法所依循的舊的原則已經不符合資本家的利益，於是1795年開始在英國廣泛地實行所謂“斯平漢姆蘭制度”，規定根據麵包價格上漲的比例，“每一個貧窮而勤勉的人”可以從救貧稅中取得救濟金。斯平漢姆蘭制度使資本家能夠把一部分工資轉嫁給納稅人來負擔，因而它鼓勵資本家削減工資，結果使勞動人民中貧民數目更為增加。由於這時產業后备軍業已形成，資產階級已可以在市場上獲得廉價的勞動力，濟貧法對他們已失去了作用，所以他們就撕開了虛偽的慈善面目，極力反對救濟貧民。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就反對濟貧法。他說：“英國的救貧法，依兩種方法，有抑壓貧民一般狀況的趨勢。它的第一個明了的趨勢，即是不增加維持人口的食物，而增加人口。……第二，養育院里面的人，一般說，決不能說是社會最有價值的部分，但它所消費的食品量，卻會減少社會上更為勤勞更有價值的那一部分人的分額。”（第1版第25—26頁）在第二版中，馬爾薩斯更加強調窮人沒有要求救濟的權利。他說：“在一個已被占有的世界中出生的人，如果不能從他具有正當要求的双親那里取得生活資料，以及如果社會並不需要他的勞動，那麼他就沒有取得最小量食物的權利，事

實上他在地球上是多餘的；在大自然盛大的宴會上並沒有為他設下空的席位，大自然將命令他離開，並且如果他不能取得大自然的某客人的憐憫的話，她會迅速地執行自己的命令的。如果這些客人起來讓位給他，那麼其他闖入者會立刻出現，要求同樣的恩賜……，客人們在違反對所有闖入者制訂的嚴格命令中，知道他們的錯誤過遲，這個命令是宴會的偉大女主人所制訂的，她希望全體客人都能享受丰盛，並且知道她不能供給無限的數目，所以当宴会已經滿席時，仁慈地拒絕接納新的來客。”（第2版這一段話雖然在後來各版中被刪除了，但是它所包含的思想仍然貫串在前后各版《人口原理》中。根據這種荒謬思想，馬爾薩斯強調“貧民自身是貧困的原因”，“救濟手段是在他們自己手中，而不在別人”，“一切公共的救助對於他們得嚴行拒絕，即私人慈善要救助他們，而為人類全體福利計，亦務必慎重行之。”總而言之，在馬爾薩斯看來，貧窮就是犯罪，賑濟窮人同樣是罪過；窮人的唯一出路是實行“道德抑制”，“節制生育”。所以，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馬爾薩斯《人口原理》是對自然和人類的惡毒的誣蔑，是卑鄙下流的學說。勞動人民和進步人類對馬爾薩斯《人口原理》如此憎惡，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種謬論卻成為英國資產階級心愛的理論。1834年英國統治階級就以馬爾薩斯思想為基礎，制定了新的濟貧法，規定貧民只能在習藝所內取得救濟。這種習藝所只是失業群眾的苦役營，英國人民很正當地把它稱為窮人的巴士底獄。

在《人口原理》第二版以後各版中，馬爾薩斯還作了某些修改，但是它絲毫沒有觸動主要論點，因而也沒有改變其反動本質。

（二）

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是極端反動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它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最公開宣戰。我們知道，人口是社會物質生活

的必要条件，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当然是人的存在。但是，人口却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为人口增加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一种社会制度恰恰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决定社会发展的不是人口的增加，而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人口规律本身同样地受社会生产方式所制约。馬克思指出：“……在经济学上，从成为整个社会生产行为之基础和主体的人口着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仔細研究起来，这是錯誤的。如果我抛开了人口所由以构成的譬如阶级，人口是一个抽象。如果不認識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資本之类，阶级又是一句空話。”^①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进一步得出結論說：“事实上，每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它的特殊的历史上适用的人口法则。抽象的人口法则，只存在于历史上不曾受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②馬爾薩斯的全部謬論就是歪曲人口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意义，抛开了社会生产方式，胡謔人类社会存在着永恒的和自然的人口规律。

事实上，馬爾薩斯所說的“人口过剩”并不是什么自然的永恒的规律，而是資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現象。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資本积累引起了資本有机构成的不断增长，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資本，同用于购买机器、原料和厂房的不变資本比較起来要相对地减少，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着資本积累的增加而相对地降低，結果使很大一部分工人找不到工作，形成了相对的过剩人口。馬克思写道：“劳动人口造成資本的积累时，就以不絕增大的范围，造出各种手段来使自己变为相对多余的。这就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法则。”^③相对人口过剩不仅是資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因为有了失业人口的存在，資本家在扩大生产的

① 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2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6頁。

③ 同上书，第795-796頁。

时候，就可以随时在市場找到他所需要的劳动力。有了經常的一个剩余的劳动人口，还使資本家能够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剝削，不断降低工資和延长劳动日。不言而喻，对于辯護士馬尔薩斯來說，把“这种‘过剩人口’，由資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的自然法則去說明，自不如由自然的永久法則去說明，远較为便利，并与各个統治階級——馬尔薩斯是以牧师的热忱，把他們当作偶像来崇拜——的利害关系相一致。”^①

事实胜于雄辯。按照馬尔薩斯的說法，人口是以几何級数增加的，世界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那么现在世界人口應該是五百多亿人，但是現在世界人口仅二十九亿左右。就資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增长情况來說，由于資本家对工人和劳动群众剝削的日益加深，人口不但沒按几何級数增加，相反的，从十九世紀末开始，人口增加的每年平均速度是在下降。据統計，从1800到1871年，人口增加的每年平均速度，英国为百分之一点三；美国为百分之二点九；法国为百分之零点四。从1871到1913年，英国降为百分之一点一；美国降为百分之二点一；法国降为百分之零点二。从1913到1949年，人口增长的每年平均速度再度降低：英国降为百分之零点五；美国降为百分之一点二；法国一点也沒有增加。虽然人口增加速度下降了，可是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貧困与失业現象反而大大加剧。至于生活資料生产，就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它也比人口增加更快。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举出英国从1846到1866年之間社会財富增长的实际資料，証明生活資料的增加超过人口增加好几倍，同时馬克思引用了英国总戶籍司长的話証明这一点：“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沒有与产业和財富的进步取一致的步調。”^② 現在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水平本来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9頁。

② 同上书，第821頁。

可以保證現有人口所需要的生活資料，但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不但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使勞動群眾創造出來的巨大物質財富被一小撮資本家攫為己有，從而使廣大人民陷於飢餓和貧困。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在一極有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對極，那個把自己的生產物當作資本來生產的階級，就有窮困，勞動折磨，奴隸制，無知，粗暴及精神頹廢等等的積累。”^①因此，消滅失業、飢餓和貧困的唯一出路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馬爾薩斯的幾何級數和算術級數的說法原是一個毫無根據的虛構，為了使這種謬論有一個經濟學基礎和現實的自然史基礎，他又從安特生地租論中偷來了“土地肥力遞減律”。所謂土地肥力遞減律就是認為在一定範圍的土地上，遞加投資不能相應地增加農產品的產量，而是收益遞減。馬克思寫道：這個學說“最先是由亞當·斯密時代的安特生發表的；它曾在十九世紀初葉，在若干種著作上，反復被重述。剽竊能手馬爾薩斯（他的人口理論，是一種最無恥的剽竊），在1815年，把這個學說占有了”。^②在《人口原理》的以後幾版中，馬爾薩斯就是把這個臭名遠揚的“規律”作為他的人口理論的實在基礎，認為土地不能供養越來越增加的人口，因此對人口增長如果不採取“道德抑制”就必然發生貧困與罪惡的“積極抑制”。直到現在，他的門徒也還是把這個“規律”作為自己“理論”的依據。

其實，這個“規律”是一個毫無內容的抽象，因為它拋開了最主要的一點，即技術水平與生產力的狀況。列寧寫道：“‘追加的（或連續投入的）勞動和資本’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以生產方式的改變和技術的革新為前提的。要大規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資本量，就必須發明新的機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飼養方法和產品運輸方法等等。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8頁。

② 同上書，第620頁。

当然，投入比較少量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資本’，可以在原有的、沒有改变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而且也正在这样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肥力递减規律’在某种程度上是适用的，这只是說，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追加劳动和追加資本的范围是比較狹小的。可見，我們得出的并不是普遍的規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規律’，相对得說不上是一种‘規律’，甚至說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土地肥力递减規律’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而只是极其相对地、有条件地适用于技术不变的情况。”^① 馬爾薩斯及其門徒把資本主义国家的貧困与失业，归結于由于“土地肥力递减規律”而产生的粮食不足，这完全是辯護士的遁詞。事实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們所需要的粮食綽綽有余。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所以貧困与飢餓，并不是生产食物的困难增加了，而是工人获得食物的困难增大了。

應該指出，在資本主义国家中，的确存在地力衰退的現象，但这絕不是“土地肥力递减規律”作用的結果，而是土地私有制和农业的資本主义經營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土地私有制和地租的存在使大量資金耗費在购买土地上而不能应用于生产，妨碍了农业技术的改进和組織大的农业企业，大大地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由于資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逐最高利潤，农业資本家不但拼命剝削农业工人和农民，而且也竭力掠夺土地的生产力，土地私有制和地租的存在加剧了这种剝削与掠夺。馬克思說：“資本主义农业的进步，不仅是劫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并且是劫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定限時間內增进土地丰度的方法的每一种进步，結果都成为丰度永久源泉的破坏上的进步。”^② 但是，資产階級經濟学家，从馬爾薩斯到凱恩

① 《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7—88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19頁。

斯，总是死抓住这个“規律”，力图把劳动群众的貧困与飢餓归结于自然原因，资产阶级的剝削利益，决定了“他們怎样也摆脱不了旧政治經濟学的偏見及其抽象的、永恒的、自然的規律”。①

根据捏造出来的永恒的“人口規律”，馬尔薩斯断言，工資水平决定于工人的绝对人数同工人的工資总额的比例。按照他的意見，工資是一个不变的固定量，工人繁殖率愈高，从而工人人数增加，工資就会降低；工人的繁殖减低，因而工人人数縮减，工資就会提高。德国机会主义者拉薩尔就曾企图把馬尔薩斯这一謬論强加于工人运动，掩飾资本主义制度的剝削性质。

馬克思对馬尔薩斯之流所杜撰出来的工資理論进行了彻底批判。馬克思指出，無論国民生产产品总额也好，或是工資总量也好，都不是一个不变数，而是一个变数。单是由于資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变更，就使国民生产总额不断地发生变化。关于工資数量，則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利潤与工資之間的分割比例，这种分割完全受資本家所支配，而工人无置喙余地，馬尔薩斯之流的工資理論的反动本质，就在于它把工資总额的資本主义的限制，描写成自然的限制。

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工資的一般变动，决不是取决于工人人口的绝对数的变动，而是由产业后备軍的伸縮来調节；产业后备軍的伸縮則与产业循环的周期变动相适合。在繁荣时期，由于資本家盲目扩大生产，劳动市場显得相对不足，从而使工資提高；在停滯与危机时期，生产萎縮与銳减，使劳动市場显得过剩，工資也就迅速下降。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相对过剩人口的扩大，工人的工資正日益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资产阶级辯护士厚顏无耻地曲解了調节工資的法則，

① 《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8頁。

用人口絕對數的變動來解釋工資的變動，妄圖把資本主義特有的工資規律和工人階級的不斷貧困化說成“自然的鐵則”。

馬爾薩斯不但認為勞動群眾生活的日益窮困是自然條件即人口增殖太快引起的，甚至荒謬絕倫地認為只有保存財產私有制和貧富的不平等，才能夠限制人口增長，改善人類的生活狀況和德性。他說：“毫無疑義，從維持一個大家庭的困難的考慮而來的對早婚的自然限制，確實是廣泛地在每個文明國家的一切社會階級中起着作用，並在還可以希望由於下層階級人民的知識和遠慮方面不斷改進以後，這種限制還能發生更大的效力。但是這種自然限制辦法的進行，完全有賴於私產和遺產法律的存在；而在平等制度和財產公有情況下，這種自然限制的辦法只好用某些人為的規章制度來代替了，可是這種人為的規章制度非但其類型大異而且其性質也不自然得多。”（第6版第333頁）又說：“不平等的社會狀態給善良行為提供自然的報酬，並廣泛地普遍地使每個人都希望在社会里往上升，而害怕淪落。這種社會形態無疑是最能發揮人的能力和智慧，並且是最有利於人類品德的鍛煉和改進的。”（第6版第330頁）換句話說，在馬爾薩斯看來，資本主義制度是由於“自然人口法則”而產生的，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就要使人口增殖過度，從而不得不採取非自然的人為的限制，並使人類的德性敗壞。在這裡，馬爾薩斯的反动面貌與顛倒是非的伎倆是昭然若揭的。

（三）

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在社會主義體系已成為人類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和帝國主義崩潰的時代，日益深刻的階級矛盾促使帝國主義的反動思想家更加瘋狂地宣揚馬爾薩斯主義，反對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帝國主義國家中馬爾薩斯主義著作充斥市場，它比過去任何時期出版的數量都要多得多。

新馬爾薩斯主義者的基本觀點同馬爾薩斯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們象鸚鵡學舌般重複着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濫調，說什麼“地球上的人口較地球上有限的資源來說多得太多了，以致無法保證高度的生活水平”；^①“可怕的事實在於毫無節制的出生率，這幾乎是我們面前一切問題的根源。”^②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充滿了“人口壓力”、“人口爆炸”、“人口增長比原子彈還可怕”等等歇斯底里的叫囂。反動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生物學者、醫生、政客都廣泛地散布馬爾薩斯學說。為了掩飾馬爾薩斯主義的反動本質，他們往往給自己的著作貼上各種科學的標籤，尋找種種虛偽“理由”和捏造許多統計資料為馬爾薩斯學說進行辯解。但是，他們避開了一個根本事實不談，即少數壟斷資本家靠剝削與掠奪國內和殖民地附屬國的人民，占有了巨大無比的財富。這就揭穿了新馬爾薩斯主義者為壟斷資本主義效勞的真正面目。

新馬爾薩斯主義除了繼承馬爾薩斯的衣鉢，重複着人口過剩的濫調之外，它們還同唯心主義的遺傳學、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相結合，捏造了人口質量論，荒謬地認為在人口之間有着先天遺傳的“質量”差別。按照他們的說法，所謂人口質量，“就是在整個人口中，在一極端，是被社會所公認的不適宜的人，例如低能的人；在另一個極端，包括社會最高階層的人。這些人具有財富和社會聲望等”。^③他們極力把資產階級描繪成“富有進取心”、“具有優秀遺傳質”和“高度天賦”的“高等人”，把勞動群眾污蔑為“心理不健全”、“先天低劣”的“下等人”。新馬爾薩斯主義荒謬地把達爾文理論從自然界搬到人類社會，援引生存競爭學說來證明只有“質量高”的資產階級才能夠適應環境生存下來，“質量低”的勞動群眾天然地要被淘汰，力圖証

① 福格特：《生存之路》。

② 麥澤爾：《世界人口激增與原子彈同樣危險》。

③ 蘭迪斯：《人口問題》。

明貧困与失业不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劳动群众的先天質量低劣。他們极力主張限制劳动人民的生殖。例如 美国的科克在《人类繁殖是現代的窘境》一书中，一开始就写道：“至于說到人口的质量，那么情况几乎是同样的暗淡。差不多在所有工业和社会关系发达的国家中，先天的智力水平都是一代不如一代，也許其他一些預期的遺傳品质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科克认为，由于品质低劣的人繁殖太快，已經引起“社会优生原則”的破坏，“遺傳的侵蝕”，如果不控制人口数量，那么人类将面临着生物学上絕种的威胁。新馬爾薩斯主义者广泛地宣傳用强制絕育的办法，来消灭劳动者的生殖机能。美国福格特甚至否定医学的意义，宣布医生是“有严重罪行的人”，因为他使“阻碍人口增长的最有效的因素开始失去作用了”。^①在美国，就出現了各种极端反动的宣傳改良人种的机构，例如“美国优生协会”、“美国遺傳学协会”、“美国人种改良协会”、“人种改良联合会”等等。

我們知道，人类与动物之間有着本质的差別，但是在人类的各种族之間，就其自然素质或生物学上的屬性來說，根本不存在什么质量的差別。在人类社会中所存在的思想、感情、道德观点、文化知識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不是取决于自然素质，而是受物质資料生产方式和階級地位决定的。新馬爾薩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就在于力图抹煞人們的階級区别，否定人們的階級地位系取决于对生产資料的关系，而用生物学的、人性的和个人能力的差別，来解釋人們社会地位的不同。他們把人的階級差別，归結于人的自然素质的差別，竭力証明階級差別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現象。至于新馬爾薩斯主义者把生存竞争搬到人类社会来，这是完全和科学背道而馳的。因为人类社会和动物界具有根本的差別，动物所能作的最多不过是搜集、而人类

① 福格特：《生存之路》。